

天寒爱暖暖

文/谢汝平

天冷了,母亲邮来了她亲手为我织的毛衣。这些年,她每年都会给我织一件新毛衣,从未中断。母亲常说,自己织的毛衣厚实,比买的穿着暖和。我打开包裹,这是一件淡蓝色的毛衣,胸前织着一个可爱的米黄色猪头,我是属猪的,在母亲的心目中,猪的图案是那么亲近可爱。我穿好毛衣给妻子看,妻子大笑不已,说母亲真是太伟大了,知道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猪宝宝,不过真是蛮可爱的。

笑了一会,妻子突然情绪低落,坐在床边不语。我见她突然不高兴了,赶紧哄她,好一会,妻子才开口说,母亲太偏心了,只知道给儿子织毛衣,心里根本就没有她这个儿媳。我这才知道妻子难过的原因,赶紧解释说,咱们不是今年刚结婚嘛,母亲

不知道你穿多大毛衣,等到春节回家,让她给你量个尺寸,以后每年都给你织。妻子这才高兴起来。

不一会,接到了母亲的电话,她问我毛衣收到了没有,穿着是否合身。还说,现在年纪大了,眼睛也不好使,织的毛衣跟以前比起来,松垮垮的,会透风,肯定没有以前的暖和,让我穿的时候一定要多加一件衣服。说完这些,还叹了一口气,我想象着母亲戴着老花镜给我织毛衣的情景,心里既难受又感动,对母亲说,以后不要再织了,现在买的毛衣质量也很好,也很暖和。母亲在电话那头“嗯嗯”地答应着,我知道她就是这样,虽然答应了,但是认为该做的她还会去做。

过了两天,又接到了母亲寄来的包裹,打开一看,里面还是毛衣,粉红

色的,很喜气。原来母亲并没有忘记儿媳,我赶紧喊妻子过来穿给我看,妻子羞涩地换上毛衣,面前织的是一个可爱的牛头,大大的牛眼睛,还带着笑意呢。原来妻子比我小两岁,属牛的,妻子在镜子前转着圈,非常满意母亲给她织的毛衣,赶紧去打电话跟母亲道谢。电话接通以后,母亲在电话里不停地说了,本来这两件毛衣是一起织好拿去寄的,可是毛衣面前这个牛头是第一次织,没有经验,邮局里的大姐说牛眼睛织得小了,不好看,母亲带回去改了改,这才耽误了两天。

挂了电话,我发现妻子的眼睛红红的,正看着窗外开始飘落的树叶。于是打趣地对她说,母亲真是太伟大了,知道她儿媳虽有牛脾气,但更多时候还是很温顺,你看,这头牛笑得多甜蜜!

十元钱的尴尬

文/庞海涛

几天钱去超市买东西收了张看上去很烂的钱,面值十元。上面的磨损度和手感上的轻薄,能让人感觉明显被水洗过,而且产生假钱的想法。我一时没在意,觉的它只是一个流通的符号罢了,就塞进了皮夹。

昨天手机停机,到另外一家超市去空中充值。老板看起来有些严肃,对来往购物的顾客冷眼相看。我掏出那张十元的跟他说充值,就在水本子上写下手机号码和充值金额。却迟迟没见老板拿出充值电话机,我有些不解的看着他。“换张钱,这钱烂得没钱样!”老板生硬地丢下这句话,像跟烂钱有仇一样。我想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,很容易被烂钱打发掉。换了张新的,老板这才笑不露齿地给我充上。

中午我到餐厅吃饭,那里的老板娘跟我很熟,每次等饭时都跟我聊些家长里短。我点了份酱香茄条,无意中又给了她那张烂钱。但是她接都没有接,自顾自地盛米饭。我又伸了伸手,她慢腾腾的说:“你这钱太烂,我找给别人,别人没谁要的。”我一听,急忙换了张新的。她二话没说,在围裙上擦擦手就接过去,冲里面大声喊道:“酱香茄条一份。”话音刚落,她丈夫探出头来:“什么样的烂钱我都能花,来让我瞧瞧。”我兴奋地掏出来往他眼前一亮,他头就拨浪鼓似地摇起来:“太烂了,就是输钱给牌友他们都不要。”我没办法,只能重新装进皮夹里。

晚上吃饭,皮夹里只剩一张一百的和那张烂十元的。我想再碰碰运气看它是不是真的没人要,就到饼店买张白菜馅饼。收钱的戴副眼镜,学生的稚气还没退呢!是个勤工俭学的学生。他倒好,乐呵呵地接过钱,还面带微笑地问我要不要别的東西。我摇摇头,心里暗想:“也只有他才对这么烂的钱来者不拒。”

让我尴尬的是,今天早饭我递给他那张一百的。他像认识我一样把那张烂十元的重又找给我,我不得不接。这是我的尴尬,还是十元钱的尴尬?

幸福是一些动词

文/王秀兰

老公要回老家上班了,临走的时候,下去给我买了一些菜,又把厨房里的碗筷都刷了,还把餐厅的地也脱了。这些以前我嘟囔着让他做的时候,他从来不理的。老公喜欢吃脆脆肠,我给他了三包让他拿回家吃。他非要给我留下一包,我说不用,自己想吃了,可以随时买的。他还是悄悄地给我留了一包藏在抽屉里。

我是一个喜欢清静的人。不喜欢群居。大多时间都是窝在自己的小窝。安安静静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。不允许有任何的嘈杂音。他在家的时

候,只要我在忙,他也会很安静的,要不看电视,要不不玩游戏,只是偶尔的会喊一声:老婆。应声,问干什么,他总是说,没事,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。每每这时心里就很幸福。

我很喜欢吃了晚饭后两个人一起出去走走。散散步,聊聊天。可是老公懒得出去,总是拿累来当借口搪塞。不过他是个铁杆影迷,每一期都要去买双色球。一般都是晚饭后去。虽然不支持他买彩票,但我一般都是积极响应陪他去。我只是为了我的饭后散步而已。

那一次,跟他说,朋友让我帮他拍一张转盘的夜景,你能不能陪我去啊。他想了想说,行啊。没问题。呵呵,那天自然是买彩票的日子,要不怎么能这么痛快就答应了呢。我们一人骑一辆自行车去的。买好彩票后,我们就追逐在车流稀疏的大马路,他不时的提醒我,注意,前方有车。夜在霓虹灯闪烁下格外的温柔,忍不住轻轻跟他说,谢谢你出来陪我拍夜景。

他说,你开心了就好。我说,只要是我们两个在一起,一直都很开心。

穿上马甲



◆作者:老可
◆出版社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说到马甲,你会想到什么呢?你一定会想到赵本山关于马甲的那段经典台词。我这里要说的马甲关乎职场。

某公司初创,业务繁忙,招兵买马,新人趋之若鹜。数月后,大浪淘沙,当初新征者去之八九,余者皆得到重用。一日,老板宴请新人,酒酣微醺之际发一高论:你们这些新人啊,刚进公司的时候,就像一团黑黢黢的泥鳅,分辨不出个模样;过几天我就发现,你们几个慢慢穿上了马甲,有点鱼的模样了。”于是我就把你们捞出来,放到另外的盆里养;再过两天,个大点儿的我就再捞出来,放到池中养……新人闻之甚喜,力争做最大的穿着马甲的泥鳅,早日进化为“甲鱼”。

这个马甲是什么呢?答案可能很多,它是一切可以使你与众不同的东西,是一切能使你脱颖而出的东西。譬如说你的工作态度,如果别人都是9点钟到岗,你总是8:30就到;也可能是你的工作效率,比如别人一个小时做5个小乌龟,你能做6个,那你也穿上马甲了……

为什么非要穿个马甲呢?通常来说,如果你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脱颖而出,你就比其他入赢得了先机,并且这个领先优势以后可能会越拉越大。你可能很优秀,具备一切脱颖而出的潜质,但是你必须找到一个载体让老板一眼就能发现你的潜质,这个载体就是你的马甲。想想奥巴马当初竞选的时候,是凭什么让人家记住他的,就是那

个简短的口号——“Change”。奥巴马打着这面大旗到处演讲,走到哪里都把这个口号大大地写在哪里。

初入职场者,对任何人保持微笑,不轻易发脾气,不拉帮结派,这便是一件很好的马甲。我无意把办公室政治说得过于复杂,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,初来乍道,以无招胜有招实为上策。你若想在职场立足,还必须学会快速奔跑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,上手快。你上手越快,公司对你的培训成本就越低,你就越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业务,你就能更快地融入公司的运营当中。

再次,你还要善于跳跃。如果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,都是一个速度奔跑,那根本看不出好坏。只有那些善于跳跃的、能够超常规成

长的“苗子”,才会在公司得到重用。除此之外,你还需要你的领导,或者师傅,或者那个最直接带你入门的人。这个人对你至关重要,如果你能遇到一位好的“导师”,那将是你一生的幸运。

穿上马甲了,脱颖而出了,领导记住了,重用了,差不多的时候就脱了吧,总穿着也挺累的。但是别忘了本山大叔的那句话啊,“脱了马甲我照样认识你!”时间久了,那件马甲就变成你的内衣了,也就是内化成了你的素质,就像段誉的六脉神剑,你已经不需要刻意去想招式,而是收发自如,抬手就有了。这个时候,领导需要你,公司需要你,不是看重你的马甲,而是你本人……

破城记(1) 视察委员驾到

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公务人员。我们的县太爷很少光临办公室。假如他真的到办公室里来了,那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了。有一天早晨,忽然看到县太爷到办公室里来了。他的神色看来十分紧张,发现两个科长一个也不在,生气地叫小卫去叫他们回来,然后他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,威严地说:“刚才接到东安镇打来的电话,说中央新生活视察团派一位视察委员来我县视察新生活,已经从东安镇出发,中午前后就要到达县城。我们一定要表现我们的新生活,拿出革命的精神来办公,要整齐清洁、简单朴素……大家赶快振作起来,把办公室打扫干净,收拾整齐。”

县太爷吩咐已毕,和师爷退到后面的签押房里去了。大家都照县太爷的命令行动起来。有的在收拾那比字纸篓还乱的抽屉,有的在收拾公文夹子,有的在打扫墙头,不多久总算收拾得差不多了。这时

候两位科长终于找回来了。

县太爷和师爷又退到签押房去,等候新生活视察委员的到来。过了一会儿,忽然勤务兵小卫匆匆走进办公室来,他的后边跟着县太爷和师爷,小卫指着我们几个老科员,说:“老爷请看嘛。”

县太爷马上紧锁眉头,很不满意地说:“哎呀,当真话哩。”于是他指着我们几个生气地说:“看你们这样子简直不合新生活标准,蓬头垢面,一副倒霉相,头发胡子乱七八糟。”于是他转身对小卫说:“赶快叫人去街上成衣铺里借几套中山装来,再去找一个剃头匠来,把他们的头发胡子一律刮光。”过了一会儿,一个政警抱了几套青布中山装进来,要我们几个老人换上。又过了一阵,小卫跑进来报告说剃头师傅请好了。忽然听到衙门口站岗的卫兵高声在叫:“敬礼!”

县太爷抬头从门口望出去,看

到有一个三十来岁的油头粉面,仪表非凡的人,穿着藏青色哔叽中山装,脚踏亮皮鞋,手里抱一个大公事皮包进来了——果然是视察委员到了。县太爷恭敬地引进这个顶威武的视察委员来,请他坐下来后,吩咐:“拿开水来!”小卫应声拿进两杯开水来,放在视察委员和县太爷的面前,转过身还朝我们扮一个鬼脸,退出去了。县太爷很有礼貌地问:“请问贵姓?”“姓贾。”那委员也有礼貌地回答。

“请问您是才从重庆到散县来的吗?”那位视察委员点了一下头,“唔”了一声,望着我们的蓬头垢面。县太爷看来有几分惊慌,为了转移目标,他就开始向视察委员报告本县新生活运动的大略情况。他说得如此流利,以致视察委员无法插嘴。我们十分吃惊,他居然在这几个钟头的纷乱生活中,有条不紊地编出这么一套好听的话儿。

当县太爷讲的稍微松一口气

的时候,视察委员问:“说完了吗?”

县太爷赶忙站起来,微笑着说:“没有了,没有什么了。”

这位视察委员忽然把他的大皮包打开来,拿出一块绸布和理发用的推剪,向我们几个老头儿一指说:“叫他们快来剃头吧!”

“啊?”县太爷和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不禁惊叫起来。

县太爷用手狠狠地在办公桌上拍了一掌,大叫:“妈的皮!你为什么冒充视察委员?”

大家都明明白白在眼前看到的,是县太爷忙中出了错,哪里能怪这个剃头师傅?师爷赶忙出来给县太爷搭梯子,好叫他下台。他对剃头师傅说:“一个剃头匠,怎么穿得这样洋里洋气的?算了,快到下屋去给他们剃头吧!”他又回头对我们这三个老头儿说:“都怪你们平时不修边幅,惹出今天这一场是非,快点到下屋里去剃头吧。”



◆作者:马识途
◆出版社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